

柏杨书

台湾 柏杨著

早起的虫儿

柏杨专栏



友誼出版公司

一九九四·北京

柏杨专栏

早起的虫儿

台湾

柏杨著

(京)新登字 19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早起的虫儿/柏杨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4. 5

ISBN 7-5057-0702-7

I. 早… II. 柏… III. 杂文-中国-现代-选集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4) 第 04405 号

书名	柏杨专栏——早起的虫儿
作者	台湾 柏杨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丰华印刷厂
规格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75 印张 120 千字
版次	199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199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0702-7/I·298
定价	4.90 元



柏杨 台湾著名作家。著有《中国人史纲》、《帝王之死》、《皇后之死》、《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西窗随笔》、《倚梦闲话》等。《柏杨专栏》为柏杨先生结束十年牢狱重获自由后的杂文荟萃，文风辛辣、幽默，既有悲天悯人的情怀，又有人生历练的睿智。

编者的话

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的杂文极富特色，谈古论今、嬉笑怒骂、真挚率性、幽默横生，颇受读者亲睐。不仅在台湾以多种版本一版再版，在大陆出版的仅仅一本关于“中国酱缸文化”的小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也曾轰动一时，多次再版。近年来，台湾跃升文化事业公司将柏杨的杂文重新整理出版，继推出《西窗随笔》和《倚梦闲话》两大杂文系列后，又将柏杨先生结束七年牢狱、重获自由后的杂文荟萃为《柏杨专栏》。我公司有幸获得这三套书的大陆出版权，使大陆读者有机会完整地读到柏杨先生历练人生的真知灼见。

编辑过程中，考虑到国情及大陆读者阅读习惯，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征得作者同意，对书中个别字句作了删除。对文中出现的台湾当局的一些组织名称和职务名称，如“中国民航局”、“立法院”、“立法委员”、“教育部长”、“驻日大使”等，以及“中国”、“国家”（即指台湾当局所谓“中华民国”）的提法，为保持作品完整和阅读顺畅，未一一加注或其它技术处理。此类文字不代表出版者立场，敬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编者

1994年5月

1

序

台北《中国时报》上柏杨专栏，自一九七九年十月，到一九八〇年九月，一年之间，累积了二十九篇，又可出一本巨书矣。值此巨书隆重问世之际，照例要写上一序，以广招徕。

本书定名为《早起的虫儿》，有典故在焉。西洋谚语曰：“早起的鸟儿有虫吃。”老家伙常用以鼓励年轻朋友勤勉奋发，闻鸡起舞。问题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么，早起的虫儿哩，它有啥吃？不但没啥吃，恐怕反而要被早起的鸟儿一啄下肚。同样早起，同样努力，何有幸有不幸乎哉。

过去，柏杨先生因为早起嚷嚷——诸如：主张节育，主张离婚，主张堕胎，主张中国方块字横排时应由左到右，能进一步拼音化更好——结果被吃掉九年零二十六天，虽然死里逃生，却也剥了一层皮，悲夫。

现在，柏老忍不住又要早起嚷嚷啦，嚷嚷的是，推荐科幻小说，提出十二大愿和揭发一桩黑幕。于是，雷电交加，浓云密布。把我老人家搞得心神不宁，如同发生那玩艺的前

夕,不知是谁会再斜刺里伸出脖子,重来一啄也。

是为序。

柏 杨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一日于台北柏杨居

目 次

编者的话	(1)
序	柏杨(1)
从武侠小说说起	(1)
白头苍蝇	(7)
怪山巨人	(13)
文坛巨星	(19)
倒立着的电灯泡	(25)
蛊	(30)
附:说蛊	林也牧(35)
千年猫	(41)
思想侵入	(47)
透明光·蜂云·不死药	(53)
回答一封信	(59)
八〇年代大愿	(65)
附:户籍法应重新解释	域外人(70)
分而食之	(73)
互相称呼名字	(79)

联考必须改变·····	(85)
不再托人带东西·····	(91)
认真检讨自己·····	(97)
第七愿·····	(103)
交通混乱大国·····	(109)
到底是什么邦·····	(115)
恐龙型人物·····	(121)
现代化的基本精神·····	(127)
返老还童·····	(132)
有嘉许·有飞帽·····	(137)
有待奋勇一击·····	(143)
宁为瓦碎·不为玉全·····	(149)
中国为啥不能?·····	(155)
荡秋千的两个端极·····	(161)
千言万语只一愿·····	(167)
一场恶梦·····	(173)

从武侠小说说起

——现代的武侠小说，既没有“武”，也没有“侠”，
于是，我改看科幻小说。

若干年前，台北上演过《秋月茶室》电影，那位美军司令官最大的乐趣是看侦探小说，为了怕人发现他在办公室不务正业，就把侦探小说东藏西藏，以致藏昏了头，等到要看的时候，却忘了藏在哪里，拼命寻找，汗出如浆。有一次爬到桌底下找，正找得眼冒金星，猛抬头，却看见两条交叠在一起的美丽大腿，他一情急，顶瓜皮就碰到抽屉上，哭既不敢哭，嚎也不敢嚎，龇牙裂嘴，痛不欲生。那两条交叠着的美丽大腿，属于女主角的，原来女主角驾到，剧情开始热闹。

这个电影透露一点信息：侦探小说是美国（可能包括所有工业化国家）一般人最喜爱的读物。这种读物，在中国人

来说，则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对中国人的吸引力，比侦探小说对西洋人的吸引力，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以柏杨先生之尊，想当年小时候，就曾经认为天下最迷人的书，莫过于武侠，能把人看得像初恋一样，茶也不思，饭也不想，迷迷糊糊，糊糊迷迷，天昏地暗，不分昼夜。我老人家最初看《七侠五义》、《小五义》、《江湖奇侠传》；稍后看《荒江女侠》、《蜀山剑侠传》，简直是走路也看，蹲毛坑也看，三更半夜，弄个蜡烛躲在被窝里也看。好几次被舍监老爷抓住，我本来要用“草上飞鹞”工夫，纵身而起，来个无影无踪，使他大吃一惊的，只因为尚未修炼成功，所以每次都被抓个结实，除了尊书没收外，脑门上总照例被他阁下凿一个疙瘩。

看惯了武侠小说，对其他任何形式的小说，都不过瘾。十五岁那年，老爹的一位朋友教我看《红楼梦》，认为它是中国最好的文艺作品，我欣然接受，可是看了三分之一，就实在看不下去，盖男女主角一直在那里唧唧啾啾，始终没有口吐银丸，手掷飞刀，这种著作竟然还有人欣赏，对老一辈人的知识水准，不禁大失所望。呜呼，中国同胞真得庆幸我当时不是文艺奖金委员，否则《红楼梦》铁定打入十八层地狱。

后来离开学堂，到社会做事，逐渐跟武侠小说脱节。一直到绿岛坐牢的后期（虽出狱而仍被软禁期间），才再看了起来。那时是论月租的，为了打发那没有希望的岁月，一月八十元，任凭你看，看完一部换一部，不换白不换。租书店老板以为这下子可占了便宜，盖普通情形，人们白天都忙，晚上偶尔消遣，一个月有时候连一部都看不完。想不到柏杨先生当时的职业却是坐牢，唯一的工作是日夜干瞪眼。于是

不到三个月，就把该租书店的那些武侠小说——上流的、中流的，以及不入流的，看了个净光。老板只好认输，发誓要去台东再批发一千部。可是这不过是大话，后来我离开那里时，架子上仍只是那些破货。

然而，看武侠小说固然入迷，天塌啦都不管，可是看了之后，却有一种难以填补的空虚，而且理智上也觉得窝囊，捶胸脯曰：“他妈的，怎么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到那上面去啦。”而且大多数读者老爷，看了之后，把书上故事，立刻就忘了个一干二净。所以造成这种空虚和窝囊，值得武侠小说作者和读者，想上一阵。

主要的是，近代型的武侠小说没有武，只有怪。从前的武侠小说武功的段数再高，往往不超过人身生理上所许可的程度。我们不必举过去的例子，盖五十年前流行的武侠小说，年轻人已不知道矣。且举出美国近代型的《赛门邓普勒》——改编电视剧后，中文名《七海游侠》，赛门先生的武功是他高度的智力，百发百中的射击技术，打得准、打得狠的老拳，挨得打、受得揍、耐得劳的身体，和精通各种车船飞机以及电子的使用。对一个“人”来说，这些都是可能的。然而中国近代型的武侠小说，却完全孙悟空先生的本领，一个家伙靠一本古老的“密笈”，或靠喝了毒血，或靠吃了仙草，立刻花样通天。双足轻轻一纵，就跳上了珠穆朗玛峰；从二十五层楼房往下一跳，不但没有跌成肉饼，反而悄悄无声，仍保持原来的优美姿势；甚至于一掌下去，能把千年老树劈掉，连翻一百八十个筋斗，仍面不改色；其他诸如“隔山打牛”“探宝取火”“掷叶渡河”，就更不在话下。呜呼，这就不是

武，而是怪矣。而这种怪，越来越烈，跟现实人生的距离，越来越远。于是武侠小说消失，全部脱胎换骨，成了神怪小说。神怪小说并不是不好，《西游记》且成为中国四大古典文学作品之一。问题是，犹如狗肉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既挂了羊头，就不能再卖狗肉。既然是武侠小说，就不能变成神怪小说，到羊肉店买狗肉回来，看武侠反而看了神怪，怎不觉得受骗乎哉。

其次是，武侠小说往往没有侠，而只是一大群恶棍，在人迹鲜到的地方，打个头破血出。侠者，对人对世不平之事的正义反应也。侠和义始终结合在一起，司马迁先生曾为之下定义曰：“一个人的行为跟世俗不一样，他遵守自己的承诺，要求自己的行为达到至善，说话出自诚心，不爱惜生命财产，拯救人们的危险，生死相许。可是，他却不炫耀他的善行，也不显露他对人的恩惠。”《史记》上的游侠，都是这种可贵人物。从前的武侠小说，有他们社会的基础，侠义心肠的刀尖，始终指向四种人的咽喉：一曰贪官酷吏，一曰土豪劣绅，一曰地痞流氓，一曰悍匪强盗。这四种人，有些在法律掩护下犯罪，有些根本不管他妈的什么法律，法律对他们束手无策，于是武林高手拍马而上，把正在强奸民女的恶霸，照脖子上一刀，命见阎罗；或者深入衙门后院，往卧房一跳，赃官双膝下跪，高喊“老爷饶命”，此生再不敢昧天理坏良心。这是一种正义的力量，古谓之“替天行道”，今谓之“为国行法”。现在流行的武侠小说，却没有这些镜头，只不过寻找宝藏——物资上的宝藏（金银财宝）和武功上的宝藏（秘笈之类），在荒山旷野，打了一场又一场。不但没有社会，而且几

乎没有人类，只有“舞”，没有“台”，人影憧憧，来去如飞，脚下都是空的，看不到人世的坎坷，看不到不公平，也看不到灾难。因之既无侠，也无义，甚至根本没有人味。

最后，贵阁下知道小儿书和连环画乎？它们受到孩子们广大的欢迎，租书店里，小子小妞，在暗淡的灯光下，一个个活像刚下油锅的龙虾，蜷成一团，低头猛看，一本又一本，一册又一册，直看得天昏地暗，或者被家人抓住，或者精疲力尽，才依依而去，明天再来。然而，等到娃儿长大，上了中学堂、大学堂，恐怕就是揍他一顿，他也不会再看。无他，欣赏的水准提高，不要说再去看啦，就是想当初那股迷劲，也忍不住满脸通红，大惑不解。武侠小说也是如此，在报纸上连载时，一天一段，有的能拖上一年两载，高潮迭起，扣人心弦。可是一旦装订成册，两天三天便从头到尾，一目了然，于是发现处处是漏洞，处处前言不照后语，这对欣赏水准或知识水准较高的读者老爷，简直是越看越生气。跟看电视上的连续剧一样，不但生气，而且还能把人急死。心里一想，怎么搞的，把俺当成傻瓜呀。

武侠小说唯一的功能在杀时间，而且在杀了时间之后，又后悔自己昏了头，诗曰：“举杯浇愁愁更愁”，以武侠小说消遣苦闷，反而使自己更为苦闷。武侠小说靠云天雾地的情节迷人，可是当小说看尽，迷梦乍醒，又会两眼发呆。六〇年代时，有人曾呼吁并建议作家老爷，抛弃武侠，改写侦探。一段短短的日子里，一些报纸甚至拒绝刊登武侠小说，结果没有成功，原因是读者老爷仍要用它来消磨自己的生命，管它读后如何，只要读时忘掉烦恼就够啦。而大多数作者老爷

又只能写“武侠”，不能写侦探，武侠可以像拉肚子一样，“一泻八千里”，扯到哪里都没关系。侦探小说却需要精密的推理，犹如大多数铁匠没有能力盖一座现代化的炼钢厂一样，大多数武侠小说作者也没有能力写推理小说。武侠小说遂继续老样子，而且越来越离谱。

于是，柏杨先生改看科幻小说。

白头苍蝇

——一项神奇的发明，
使一个科学家在地下室遇到神秘危难

什么是科幻小说，下定义不如举例证。

大约二十年之前，台北上演过一部由科幻小说改编的电影《变蝇人》，三十岁以下年轻朋友，恐怕没有看过，就是看过，恐怕也不记得矣。

话说有弟兄二人，男主角老哥是一位科学家；女主角嫂嫂大人，其貌如花；男配角老弟大概是爬格纸动物，乃柏杨先生者流，没啥了不起。

问题是没啥了不起者，只是在吉星高照下没啥了不起，在霉运上却了不起得很。电影开始时，正深夜两三点钟，老弟被电话铃惊醒，拿起听筒一听，霎时间睡意全消。嫂嫂大

人在电话上曰：“我把你哥哥杀啦。”而他们夫妇是以恩爱非常闻名于世的，老弟发脾气曰：“你把我吵醒，就是为了说这一句穷开心的话呀？”嫂嫂大人曰：“这是真的，我把他推到压榨机里。”接着忽然啜泣曰：“事情已经发生，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请快点来。”弟弟披衣而起，飞车奔往。

一进家门，一向能言善道的嫂嫂大人，领他到隔邻一家机器厂，庞大如屋的压榨机，像巨魔一样地森森林立。就在一座压榨机前，他发现老哥双手和头部塞在里面，已被压得粉碎，鲜血从几乎是密合着的钢板缝中，涔涔流出，而尸体仍吊在压榨机旁，惨不忍睹。老弟魂飞天外，问嫂嫂大人他们打架了乎？曰没有。吵架了乎？曰没有。老哥有外遇了乎？曰没有。那么，嫂嫂大人有外遇了乎？曰没有。一说没有，老弟忽然间直冒冷汗，盖想当初，兄弟二人一齐猛追女主角，追得天昏地暗，无人不知。而现在的情形是，三更半夜，和嫂嫂大人单独跑到厂房，老哥又血淋淋地惨死在压榨机之下，这不是恋奸情热、谋杀本夫是啥。

结果是嫂嫂大人接受老弟劝告，说老哥是自杀的。报案之后，警察老爷驾临，认为老哥当然有自杀的可能性，他只要先按下压榨机电钮，再把尊头伸进去，时间足足有余，因压榨机是缓缓而下的也。可是当警察老爷检查压榨机次数表之后，脸色大变，原来使用次数上显出“二”字，那表示使用过二次。总不能说老哥第一次自杀得不舒服，从压榨机里把头拔出来，再去按第二次电钮，作第二次自杀吧？于是告诉一男一女，这是一级谋杀罪，等着进煤气室吧。老弟急得满头大汗兼团团转，嫂嫂大人最初以为她三言两语就可打